GILLETTE 診所

（經過這裡的人眼中所見）

「診所治療病人。關懷的共同體支撐著人。」

一、診所

我記得母親講過：1960年代，她快要生我的時候，診所很少，醫院是給病人去的地方；所以她選了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來生：她自己的家，她自己的床。

我一出生，就有一個女人在場，就是大家叫她接生婆的那位。她告訴我母親，我生得很好——還說，要是我母親不想要我，她就把我抱回自己家去。

我母親用一個眼神把她擊倒了。但那位接生婆也許不知道，我永遠不會只屬於一個女人，而是屬於我將遇見的所有女人；二十年後，我去了她家。我是個說話算話的人。我不能讓她失望。

這個開頭不是文學上的反諷，也不是玩笑。它只意味著一件事：診所，作為一個地方，是新事物。它不是從埃及人那裡傳下來的，也不是從亞述人或巴比倫人那裡傳下來的。它只是一種醫療體系的產物，這種體系把疾病做成了生意，把藥品做成了品牌。

它從來沒有想取代醫院，醫院依然是一種制度；然而它總是讓病人相信，只要付錢，就能得到更多——最好的。

有些地方履行一種職能。另一些地方成為一種可能。

那是我所在的城市裡診所開業的日子：同類中的第一家，能提供一份完整的清單，能覆蓋整個醫學，至少是基礎的那一部分——可以說，是普通人的醫學。

任命了三位主任醫師，由他們來建立醫療架構。在面試完要招聘的醫生之後，他們關進一個房間，交換各自的看法，商量如何挑選。

接下來的事，我不是當作真相來講，而是當作黑色小說來講——講給我聽的，是一群剛從義大利醫療系統退休的醫生朋友。他們過去常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們這些做銷

售的人聽，逗我們笑，也讓我們知道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故事。

這個故事，我個人認為是一個院子裡的故事，是醫生們自己用來議論別的醫生的那種苦澀笑話——那是一個奇怪而特別的族群，如今我連我的貓都不會再託付給他們照料。

我把它寫下來，不是作為判決，而是作為一幅畫像：畫出普通人對一種他們不再覺得屬於自己的醫學，早已積攢了多少不信任。

故事是這樣講的。三人中最年長的那位——一個在舊體制下也幹過的人——說他要講講怎樣挑選新醫生，按照他所說的「數字三原則」。

如果你找到一個懂得很多的醫生，就把他派去做全科：在那裡，憑著經驗，大部分問題他都能自己解答。

如果你找到的是中等的那些，有能力但不出色，就把他們放進手術室：這樣，他們一開啟，就看見自己找到了什麼，學會把它弄好。

至於那些懂得很少的，或者是靠政黨和安置名單推薦進來的，就給他們那些——照那個殘酷笑話的說法——幾乎全部工作都由大自然替他們去做的崗位。

當然，那是院子裡的版本。和每一個院子裡的故事一樣，它說的與其說是醫生，不如說是講故事的人：說的是他們心裡還剩下多麼少的信任。

診所就這樣誕生了。它真正的經驗，是由病人造就的；而談起它的只有活著的人——那些幸運的人，而不是那些被不幸觸碰過的人。而當一切都往壞處轉時，北方的診所——無論哪個國家的北方——代表著更好的那一部分：因為北方一向讓人想起財富與工業，在那裡，為醫療付錢給人一種印象，好像就更好。

後來，刑事精神病院關閉了，精神病診所誕生了——後來又轉向了神經系統疾病。治療的不再只是被認定的瘋子，還有別的疾病。

二、尾聲

診所是一座建築。關懷的共同體是更多的東西。

三、作者頁

這部作品不是受人委託而寫的。

它沒有被出售。

它不是為商業目的而作。

它被寫下，是為了見證康復的價值、人的尊嚴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唯一要求的費用，是象徵性的一美元——不是作為作品的報酬，而是作為見證：見證對一種照護、希望與責任的文化的共同承諾。

Ferdinando